

彭國梁 著

近樓書話



主編 董寧文

開卷書坊第六輯

文匯出版社

彭國梁 著

迎

樓

書

話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楼书话 / 彭国梁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7. 7

(开卷书坊. 第六辑)

ISBN 978 - 7 - 5496 - 2122 - 4

I. ①近… II. ①彭… III. ①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0912 号

近楼书话

作 者 / 彭国梁
策 划 / 宁孜勤
主 编 / 董宁文
责任编辑 / 鲍广丽
装帧设计 / 观止堂_未 氓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 匪** 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印 刷 / 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0×1230 1/32
字 数 / 214 千
印 张 / 9.625

ISBN 978 - 7 - 5496 - 2122 - 4
定 价 / 38.00 元



目 录

兄妹书缘.....	1
我的笔名——贾梁.....	6
无聊才读书.....	9
读谷林	13
满头龙水	15
车库书店	18
如烟如酒定王台	21
我是一条又勤又懒的书虫	24
也谈靠山	30
钓客	33
检点我的书衣	36
鸳鸯蝴蝶派	39
三妙轩怀远	43
我是书虫	47
近楼藏书	51
饮水思源 情系《开卷》	56
日记中的彭燕郊老师	63
我与弘道三题	69

雪天拥被读闲书	76
读废名，得悠着	78
啼笑因缘 啼笑姻缘	80
对号入座看《银蛇》	82
富春江上“神仙侣”	84
文坛老祖母	86
苏青：伟大的单纯	88
开春喜读友人书	90
三妙轩谈书	95
我喜欢“漂亮小玩意儿”	99
读书节里话读书	104
读纸质书才是真读书	106
忽然就被人“刮目相看”了	109
东城书香	113
依然深爱纸质书	120
书虫日记中的张国强与他的特价书店	127
关于黄泥街的美好回忆	135
南昌淘书记	142
追怀来新夏先生	146
说说董宁文	149
重读长沙窑瓷上的新唐诗	152

身心内外，都是山水

——幻说《彭燕郊诗文集》 158

春天读石灵的诗 161

曹老师的书，长沙民俗的大辞典 166

浓得化不开的乡情

——致诗友胡述斌的信 170

何顿小说中的诗化语言 176

无耻的流氓文化与丛林法则 180

字里行间，有一种温度

——古农《原本是书生》序 186

让天证明地久 让地证明天长

——卓雅镜头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 190

无可奈何花落去

——李冬山《樱花凋零》序 194

抱朴求真曹隽平 198

书友阳卫国

——《书长书短》序 202

《另类快意——民国文坛奇男子》后记 208

《绝代张扬——民国文坛新女性》后记 213

湖湘文化之湖南阅读 218

编“闲”书 写“闲”文

——答《藏书报》记者王雪霞问 257

歪打正着，与杂文结缘

——答《杂文选刊》记者张迪问…………… 264

此中有真味，得失寸心知

——谢宗玉、彭国梁访谈录…………… 270

身有书香走天下，天下归来书更香

——答《天下书香》杂志主编马犇问…………… 284

后记…………… 295

兄妹书缘

现在，我的桌上摆着三本书，其中两本是黑格尔的《美学》第一、二卷，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十月第三次印刷；另一本则是花城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的《沈从文文集》第七卷，一九八三年五月版。这三本书的封底上都盖有“大庸县新华书店”的紫色图章，因为岁月的缘故，有些模糊不清了。在《沈从文文集》第七卷中，夹有一张两寸多宽、四寸多长的黑白照片。这是一张在书中夹了二十多年有些发黄也有些霉斑的照片，照片上是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并排站在一座山前。照片的背面，有我曾经写的一行字：“一九八三年湘西大庸新华书店贾茵赠。”

一九五七年，沈从文回过一次湘西，当时还写过《新湘行

记》等几篇文章。一九八二年五月，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在黄永玉等人的陪同下，再一次回到了他阔别了二十五年的故乡——湘西凤凰。据当时陪同者之一的颜家文先生后来回忆，沈从文张兆和夫妇的那一次湘西之行大约二十天，在凤凰就待了将近十天。有天下午，在黄永玉家楼子前面的岩坪里，县上的几位民间艺人为沈先生等演唱傩愿戏《搬先锋》中的一节，在锣鼓的伴奏声中：“正月元宵烟花光，二月芙蓉花草香……”当唱到“八月十五桂花香”时，沈先生也手舞足蹈地跟着唱了起来，且边唱边流泪。沈先生说：“这些曲子，我小时候都会唱，小时候读书，常听人唱通晚，这也是我经常逃学的原因。”

贾茵寄我的这张照片，就是沈从文夫妇那次回故乡时照的。

她怎么会把这么一张珍贵的照片寄给我呢？还有那几本在当时来说非常难得的好书。这话就得从一九八二年的夏天说起了。

一九八二年，我还在永州冷水滩的一个子弟学校教书。暑假，在长沙望麓园《新创作》杂志编辑部协助工作。当时，有一位叫冠丹的编辑拿着一叠诗稿给我，叫我看看，并回封信，说这是湘西大庸新华书店的一个小姑娘写的，并特地补充了一句：“那小姑娘长得挺不错的。”就这样，我和那长得挺不错的小姑娘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书来信往。

没有见过面，相互之间就有着很大的想象空间。湘西，一座美丽的小县城，城外的小河边，沙滩上弥漫着芳香的脚印，一个弯腰拾着贝壳的小姑娘，自称是他的妹妹。永州，潇湘河

畔的一个小镇上，一个大学刚毕业且热爱着诗歌的男人，也厚颜着说是她的老兄。夜晚，灯下，老兄就给远方的朦胧的妹妹描述着自己胡思乱想的清晨亦或黄昏。于是，小妹妹就告诉他，应该找一个嫂嫂了。老兄就说，小镇上确实有一个女孩子经常来找他，就是脾气有些倔，容易生气。小妹妹说，那不行，她心目中的嫂子应该是温柔而又贤惠的。后来，兄妹间就不谈找嫂子的事了。开始慢慢地谈诗或某一本有意思的书。老兄偶有几首小诗发表，妹妹就用精致的小本子剪贴着，说要剪贴成一本她想象中的诗集。那时候好像还没有电话的概念，通信是唯一的交谈，而这种交谈最折磨人的同时也是最充实的便是等待。

本文开篇提到的那三本书，便是在这样的等待中等来的。黑格尔的《美学》，看起来还有些似懂非懂。黑格尔说：“如果谈到本领，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于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兄妹间就想象来想象去地各抒己见。黑格尔又说：“要煽起真正的灵感，面前就应该先有一种明确的内容，即想象所抓住的并且要用艺术方式去表现的内容。灵感就是这种活跃地进行构造形象的情况本身。”怎么样捕捉灵感呢？灵感就像窗外飞翔的蝴蝶，美而神秘。因此，又有一段时间，蝴蝶频繁地往返于一座小城和一个小镇之间。黑格尔的《美学》共有三卷四册，第三卷有两册，其中一册我是在广西桂林买的，一册则是在长沙买的。现在这四册《美学》是否也称得上别有一番情趣的殊途同归呢？

再说《沈从文文集》第七卷和这张珍贵的照片。沈从文无

疑是湘西的一种骄傲。贾茵多次在信中和我谈沈从文，谈湘西。当我看完了“文集”第七卷中的《长河》和《小砦及其它》等，我就开始陆续地寻找着《边城》以及沈从文的其他著作了。记得有一本沈从文的早期作品选《神巫之爱》，我是一字一字轻轻地朗诵着读完的。不用说，我对沈从文和湘西的着迷，是有着妹妹贾茵的一份大功劳的。至于那张照片贾茵是怎么得到的，一九八二年沈从文夫妇的湘西之行，贾茵是否有机会到过他们的身边，好像当时的信中都写过，但我而今实在是不记得了。

沈从文说：“这世界一切既然都在变，变动中人事乘除，自然就有些近于偶然与凑巧的事情发生，哀乐和悲欢，都有他独特的式样。”一九八四年八月，我便调到了距长沙十五公里的榔梨小镇，在长沙县的文化馆任一名文学专干。有一天，忽然收到一份来自北京的电报，一看，是贾茵的。她说某月某日某次列车抵长，她和母亲将到小镇来看我，要我去火车站接她们。我们从未见过面，但通了两年多的信，在车站的出口处自然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没有半点的陌生。记得那次，我是陪着她们母女上过岳麓山的，而且，我和贾茵还瞒着她的母亲到烈士陵园去划过一次船。

后来呢？后来贾茵还到长沙东郊的一所警察学校学习过；后来，我又调到长沙市的一家媒体当起了编辑和记者。某一天，我接到贾茵的信，说她要结婚了，一位姓杨的帅小伙深爱着她。她寄来了一张他们的合影，委托我到“凯旋门”照相馆去放大。放大之后，我好像还去配了一个不错的镜框，然后托

她单位来长沙的同事捎回去了。再后来，听说贾茵当上了一名法官，还到北京的政法学院读过书。再后来，渐渐地就没有她的消息了。

前不久，我接到南京董宁文《我的书缘》一书的稿约，便勾起了我二十多年前的这一段“兄妹书缘”，虽有些幼稚甚或可笑，但从始至终这一种稍稍带点柏拉图似的友谊，却是没一点杂质的。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五日



我的笔名——“贾梁”

贾梁。这两个字看起来似乎有些陌生，但实在又非常亲切。贾梁，我唯一用过的笔名。说陌生，是因为已有十余年没用过这笔名了；说亲切，是因为这两个字曾经有十余年很频繁地出现在一张叫《空中之友》的小报副刊“月亮岛”上。

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六年，我颇悠闲地做着“月亮岛”的岛主。《空中之友》是长沙市广播电视局旗下的一张周报。这报名也不记得是谁取的，反正大家都觉得好，就一直沿用至今。一九八七年之前，我曾在电台编“长篇连播”和“文学百花园”，但我的眼睛却一直在关注着《空中之友》上的“月亮岛”。“月亮岛”有一种梦幻的色彩。“月亮岛”上生长着诗、散文、人物专访、摄影、书法，还有绘画和篆刻等。说句不好

意思的话，那时候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月亮岛”某棵树上的一只鸟，而且树上有我自己做的窝。终于，一个偶然的機會，我成了“月亮岛”副刊的一个编辑和记者，当时的那一份得意与满足，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好笑。

“月亮岛”上每一期都要署上责任编辑的大名，同时，每一期又有我为绘画、摄影配的诗，还有出外采访写成的文字。如果都用本名，感觉上有些不太好，也怕读者见了烦，怎么着都得用个笔名。于是，“贾梁”二字也就应运而生了。

残雪的第一篇专访《残雪永远神秘》是贾梁写的；宋祖英的第一篇专访《一泓清溪在眼前》也是贾梁写的；还有贾梁写李维康、耿其昌夫妇的《夫妻双双把家还》；写徐俐的《美哉，潇湘女》……有一个时期，“月亮岛”上几乎每一期都有“贾梁”的专访文字。一九九七年，我出了一本小书叫《浮光掠影》，那上面的文字大都是用“贾梁”的笔名发表在《空中之友》上的。“贾梁”也算是《空中之友》报的一支主笔吧。当时，《新闻出版报》的特约记者陈惠芳先生还写过一篇介绍贾梁的文章，题为《“胡子专访”美名扬》，刊载在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日的《新闻出版报》上。

在我做着“月亮岛”岛主的日子裡，出门在外，总会有人见我就“贾梁兄”长，“贾梁兄”短地叫着，我听了自然也十分地受用。有一个小女生，从初中到高中，都是《空中之友》的忠实读者，后来，她考上了东北的一所大学。有一天，我收到了她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说，开始，她以为“贾梁和彭国梁”是同一个人，后来她终于搞清楚了，原来贾梁和彭国梁是

两个人。而且，她还说，她特别喜欢贾梁为一些照片配的诗，几乎每一首都抄在一个日记本里了。她说第一首是写波涛中一只小船的：“不知什么缘故/连波涛也不说话了/任一片绿色/斑斓/有一点忧郁/船形地孤独/红红地是谁在眺望/那岸以及那岸上/生长的想象。”

也不知有多少人问过，这“贾梁”笔名的由来。“你不会是想和贾宝玉攀亲吧？”我说那怎么可能呢，那公子哥“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有盘根究底便说：“你未必是想和那林黛玉的老师贾雨村先生扯上关系？”我说此言差矣，那贾雨村出场时倒还有些意思，“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显得抱负不浅；酒后对月抒怀：“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栏。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也似乎有些大家气象。遗憾的是，这家伙把官帽一戴，三下两下就进了酱缸。“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一张“护官符”，就让他成了行尸走肉。也有人瞎猜，说“贾梁”是否寓含着一种人生的哲理，与那“黄粱一梦”有些牵连，我说“梁”和“粱”是不一样的。谁也别再打破砂锅了，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不能说的？贾梁者，湘西贾茵之兄也。

贾茵，湘西一座小城一位可爱的姑娘，我曾在《兄妹书缘》一文中有过交代。我之所以借了她的姓，纯粹是想套一种“兄妹”的近乎，用北方人的话说，就是“套瓷”。

二〇〇六年八月五日

无聊才读书

这是我唯一的一枚闲章。十多年前，我在一张名叫《空中之友》的广播电视报主持一个“月亮岛”副刊。这“月亮岛”三字每期一换，大都是书法爱好者的自然来稿。偶尔也请著名的书法家写写。有一位叫林广大的先生，给我寄了不少“月亮岛”三字的篆刻。于篆刻我是外行，便找出其中我看着顺眼的刊登了几次。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我记得那时正和江堤、陈惠芳三人鼓捣着“新乡土诗派”，又是办内刊《新乡土诗研究资料》，又是以三人的名义同时向各种报刊推出系列的新乡土诗，还相继出版了《世纪末的田园》《家园守望者》《湖南新乡土诗派诗选》等青年新乡土诗群诗选。有一次，林广大说想为我刻一方章。我说，就把我和江堤、陈惠芳三个人的名字刻